THE KING OF WOLF

献给坚强勇敢的男孩

狼王

1

凌岚著

(修订版)

多次荣膺
各大书城
畅销排行榜
全国多所学校
推荐阅读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凌 岚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王. 1 / 凌岚著. —修订本.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313-4428-5

I. ①狼… II. ①凌…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94607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0188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投 稿 网址: www.chinazuojia.net

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 xblh.chinachunfeng.net

E-mail: xiaobuhu1998@sina.com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张: 8.25

插 页: 2

字数: 157千字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朱洪海 姜甜甜

责任校对: 赵丹彤

封面设计: 冯少玲

印制统筹: 刘 成

ISBN 978-7-5313-4428-5

定价: 1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一	第一次狩猎	002
二	雅利安不同情弱者	017
三	初遇大家庭	031
四	古北山家族	040
五	王者的抉择	059
六	胜利属于团结与智慧	068
七	一声温暖的召唤	080
八	老么的日子	089
九	好奇的代价	102
十	麦琪的援手	110
十一	勇敢者的奖赏	118
十二	终于熬过了冬季	128
十三	第一次合作	134
十四	真心朋友	144

十五	不向严冬低头	162
十六	狼王卡斯梅的阴云	173
十七	雅娜的初次巡猎	177
十八	为了家族的荣誉	189
十九	卡马的牺牲	196
二十	狼王的复仇	205
二十一	雅利安今夜无眠	211
二十二	柯勒的奇谋	221
二十三	王座争锋	232
二十四	家族剧变	240
二十五	王者归来	245
尾 声		253
	《狼王》是这样诞生的	256
	《狼王》大事记	258

故事并非发生在现在，而是许久以前某个未知的时
间，也许是上一纪冰河后期，也许是更早的不知道什么
时间。至于地点，也许是远古北方那些森林草原，请不
要尝试在地图上找寻它们。

故事要讲的，是在一片叫作“雅利安”的神奇土地
上，在那些长毛巨齿的冰河猛兽衰败之后，手持长矛石
斧的远古人类到来之前，一个崛起在蛮荒与文明之间的
强大种族统治这片土地的传奇。

一 第一次狩猎

黎明时分，雅利安上空飘起了雪花。

厚重的乌云充塞着天空，阻挡了晨曦，没有风，细密的雪粒缓缓从天幕中降下。落在雅利安草原上，将枯草的残骸悄无声息地掩埋；落在宽阔的安宁河上，瞬间没入泛着鱼鳞波的河水之中；落在峨岚山脉那些经历了几百个寒冬洗礼的黑松上，墨绿油亮的松针，被这洁白细腻的雪花一衬，越发苍劲肃杀。

第一场雪来得悄然无声，平静地揭开了雅利安漫长冬季的序幕。

睡梦中的柯勒被一阵沙沙声惊醒，它支棱着耳朵，伸长了脖子，毛茸茸的脑袋从半月形的洞口里探出来，想弄清楚这奇怪的声音从何而来。

狼洞隐藏在山区深处乱石丛生的断崖下，头顶峨岚山脉特有的坚硬黑色岩石，脚下几丛落光了叶子的沙棘把半月形的窄小洞口遮掩得不露痕迹。小小的育儿洞集中了雅利安母狼绝顶的聪明才智，足以抵挡突如其来的山洪或是雪崩，也足以骗过雅利安最可怕的幼崽杀

手——莽熊和豺。

透过灌木枯黄的乱枝，柯勒冰蓝色的眸子在黑暗里闪着幽幽冷光，借着黑夜视物的本能，它看到了一幅生平从未见过的奇景。

天地间到处飘满了白色的精灵。它们像雪鸮的羽毛一样轻软，像夏日里的萤火虫那样飞舞，它们从天而降，无风自舞，落在哪里就把哪里染成一片白。

柯勒又是惊讶又是好奇，睁大了眼睛，脑袋歪着，耳朵不住地转动，猜测着这白花花有点像羽毛的东西是什么。一颗雪粒刚好落到柯勒乌黑的鼻头上，冰凉的感觉哧溜溜钻进了鼻子里，吓得柯勒连忙伸出爪子去拨拉，脑袋也立刻缩了回来。雪粒被柯勒鼻腔喷出的热气一烫，迅速融化了，一丝痕迹都没留下。过了好一会儿，它才终于明白雪粒并不会伤害到它，于是又大胆地再度探出头去。渐渐地，它被这些舞动飘飞的雪花吸引住了，忍不住整个身子都钻出洞穴来。

柯勒挺起胸膛蹬直后腿伸了个懒腰，初冬的冰冷空气顺势充满整个胸腔，它打了个哆嗦，毛间的干草末纷纷抖落。刚换上的冬毛灰白相间，斑驳得如同此刻初雪的山林。这丰满密实的长毛是上天赐予的第一身冬装，能将雅利安冬季刺骨的恶寒阻挡在体外。然而，丰满冬毛下的身躯却单薄得可怜。柯勒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幼狼身上那层薄薄的脂肪消耗殆尽，不断下降的气

温让它很不舒服。它还不知道，眼前这些美丽的白色精灵即将成为它致命的威胁。

雪越下越大，山林的颜色在渐渐改变，白色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吞没了属于秋天的五彩斑斓。小叶藜还勉强挑着一星半点绿叶，似乎不甘心就此退出舞台，刺莓、醋栗这些浆果灌木则早早谢光了叶子，只顶着一颗颗被秋霜打得姹紫嫣红的果实，散发出馥郁的香甜，抓住最后的机会吸引采食者的光临。然而不管什么方式，都无法阻挡雪的进程，很快这一切都将淹没在越涨越高的白色潮水中。

雅利安冬季的换装，有时候只需一夜的工夫。几场大雪过后，任你是宽阔的沟壑还是纵深的断崖都能覆为平地。雅利安的雪是美丽而无情的杀手，它毫不怜惜地吞没那些没做好准备的生命——地鼠、兔子、鹿，甚至莽熊，当然也包括狼。

不过此刻，柯勒还未察觉到死亡的脚步正慢慢逼近，它正沉浸在玩耍的快乐当中。玩，是狼一生中跟打猎同样重要的大事，幼狼从会走路起就开始游戏了，从幼儿到衰老，游戏玩耍始终伴随着狼的生命。如果没有了玩耍的快乐，那么狼在漫漫生命中经历的那些严冬的折磨、饥饿的煎熬和捕猎的辛苦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把饥饿和寒冷统统抛到一边，柯勒在断崖前兴奋地奔跑着，在灌木丛里来回穿梭着，以各种灵巧的姿势跳

跃着，不停地追逐纷乱飞舞的雪花，试图从空中逮住它们。四只雪白的脚爪压断了干枯的细枝，踏破了刚刚凝结的薄雪，留下一个个褐黄色的梅花印记。而雪花好像故意捉弄柯勒似的，一会儿落在它热气腾腾的鼻尖上，一会儿又钻进它的眼睛里，痒得它又是打喷嚏，又是甩脑袋。它气恼地伸出爪子去抓，雪花却又从爪子的空当里溜走了。柯勒仰头盯着天空，瞳孔里闪耀着兴奋又迷离的光彩。

突然，狼洞里传出来几声微弱的呼唤，柯勒立时像被扯住了耳朵，直直地站住，紧接着转身急蹿两步钻进了洞里。

洞穴深处，柯勒的同胞兄弟泰米醒了，张着嘴发出嘶哑焦急的叫声，瘦弱的身子不住地哆嗦着。柯勒一钻进来，泰米的目光立刻紧紧粘在了它身上，啾啾的叫声也变成了藏在喉咙里的细细呜咽，它把脑袋努力向柯勒伸去，灰色的尾梢噼里啪啦地拍打着，一副又欢喜又委屈的模样，柯勒知道它在责怪自己独自离开。

父母在夏季的一个黎明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这对于还未断奶的狼崽子是个致命打击。起初，幼狼忍着饥饿等待着，但是父母始终没有出现，幼狼一只接一只地夭折，最后只剩下了泰米和柯勒。它们是一窝狼崽里面最强壮的两只，它们最先放弃等待，最先开始学着找吃的喂饱肚子。夏季山林里可吃的东西很多，兄弟俩吃灰

地鼠，吃烂木头里的白虫，吃死去的小鸟，吃溪里的小鱼，吃一切可以吃到的东西。它们互相依靠，抱成团努力活着。哺乳期的幼狼离了父母几乎没有可能活下来，但哥俩儿却仍然活着，像雅利安的雪松、赤柳、巨灵，像其他顽强的生命一样，一直撑到了秋末。

然而随着冬季的来临，奇迹也终究要结束了。

几天前泰米在追逐一只雪兔的时候从断崖上滚了下来，摔折了后腿。头几天，疼痛折磨得泰米整夜哀嚎不止。柯勒吓坏了，片刻不离地留在洞里陪它，用身体帮它取暖，不停地替它舔断腿。就这样没吃没喝地耗了几天之后，泰米不再哀叫了，但是精神却委顿下来。它老是打盹儿，半开半合的眼睛里精气神儿正在一点点消失，蓬乱的毛发间渐渐散发出一股腐朽的气味，柯勒越来越害怕了。

它熟悉那股味道。

柯勒对死亡并不陌生——那些夭折的兄弟姐妹，一个个死在它眼前，每一个僵硬的躯体都散发出一模一样刺鼻的气味，它对这味道怕到了骨子里。泰米每一次醒来，这味道便加剧一分，柯勒恐惧、焦虑、不安到了极点，它吱吱地呜咽，烦躁地抓刨着身下的枯草，不住地用头拱泰米，用身体温暖它，用湿乎乎柔软的舌头不停地舔它的脑袋、耳朵和颈边的茸毛，想尽力让泰米的精神好起来，但泰米的生命就像日渐干涸的泉水，无论柯

勒做什么都无法挽回它的流逝。

泰米停止了呻吟，扭过头来热情地回吻着柯勒。它有一双和柯勒一样漂亮的冰蓝色眼睛，但这眼睛却蒙了一层雾，恹恹的没有一点生气。柯勒又低下头开始舔泰米后腿的伤处。舔伤，是狼天生就会的疗伤方式，柯勒没日没夜地舔，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了，但却丝毫不见愈合。泰米的精神越来越差，一次次昏睡过去，脑袋软塌塌地歪向一旁，隔一会儿又悠悠转醒，闭着眼用嘴巴拱柯勒的头，伸出舌头舔柯勒的下颌。这是幼狼向妈妈乞食的动作，泰米的举动提醒了柯勒，泰米已经饿得受不了了。当然，柯勒也是。

柯勒抬起头看向洞口，洞口微微发白，显然天色已有了亮意。独自生活以来的经验告诉它，许多小动物都喜欢趁着天色朦胧出来觅食，现在正是捕猎的最好时间。

可是泰米怎么办？柯勒焦躁起来，频频起身，抖动着毛发，喉咙里发出急切的吱吱声，目光流连于泰米和洞口之间。泰米吃力地把头向着柯勒伸过来，它的眼神越来越散了，透过纷乱的毛发可以看见嶙峋的肋骨随着呼吸一起一伏，仿佛连喘气的劲儿也没有了。柯勒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不吃东西泰米也许连今晚都过不了，无论如何，今天必须找到食物。

它起身钻出了洞穴。

没走几步，泰米的哀嚎果然在背后响起来，先是细

弱的短叫，几声之后却转化成了撕心裂肺的长嗥，嘶哑的声音仿佛用上了最后的力气，充满痛苦与绝望，揪着柯勒的心，扯着它的脚爪，让它狠不下心来迈开步子。

顿了顿，柯勒突然昂起头，一连串悠扬绵长的叫声从喉咙里飞出来。

这不算是狼嗥，实际上柯勒这个年纪还发不出真正的狼嗥，这是母狼呼唤幼子的独特叫声。从前母亲活着的时候，偶尔也会短暂地离开洞穴到附近的小溪去喝水。幼狼们因为见不到母亲而害怕，在洞穴里不安地嗷嗷乱叫，母亲便会发出这种悠扬起伏的叫声。在山野里，这声音可以传得很远，幼狼便知道自己还在母亲的保护之下，乖乖地安静下来。

虽然柯勒学得不太像，但还是起到了作用，泰米的哀嚎果然停息了。于是柯勒放下心来，一头钻进了断崖前的黑松林里。

它沿着缓缓的山坡向下跑。

此时的山林已经大变样了。爬满苔藓的枯黄地皮、黑色的山崖、阴暗的沟壑全部覆上了一层薄雪，在微曦的天幕下泛着淡蓝色的幽芒。尽管对眼前的景色有些吃惊，但柯勒却不担心迷路，自从独立生活以来，哥俩儿已经把断崖周围的这片林子走得烂熟了。每一棵树，每一条沟，甚至每一块石头都印在柯勒的脑子里。精准的记忆力是狼与生俱来的本能，也是一个优秀猎手

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雪一直不停，很快堆满了松树的枝头，地上的积雪也由薄变厚，雅利安狼特有的宽厚脚掌踏雪无声。它低头嗅闻着地面，两只耳朵不断转动着倾听周围的动静，搜寻猎物的踪迹。敏锐的嗅觉和听觉是上天赐予的两件珍贵礼物，是捕猎时候的利器，也是躲避危险赖以保命的护身符。但是，真正的掠食者不能仅仅依靠天赋，狩猎成功的关键在于技巧和经验。这恰恰是柯勒没有的东西。

从幼狼蹒跚出洞的那天起，母狼便开始带着它们在洞穴附近放风玩耍。幼狼们在纠结的树根之间磕磕绊绊地乱跑，啃树皮，啃灌木，逮虫子，捉地鼠，玩玩闹闹间便认识了周围环境。尽管幼狼的乳牙还啃不动厚皮粗肉，父母也经常会叼来整只的猎物——兔子、土拨鼠、长毛猪、鹿，让幼狼学着在猎物身上撕咬扑打，熟悉不同动物的气味。这些便是狩猎的启蒙课。

然而正统的狩猎课程是在幼狼满一岁之后才开始的。可惜柯勒没有机会跟着父母亲眼看一看真正的捕猎。它脑子里仅有的经验，除了幼儿时对父母行为举止的记忆之外，便是自己独自生存以来吃到的所有苦头。

实际上，即便有了父母的指导，幼狼的狩猎也照样不成功。幼狼的身体尚未成熟，无论是速度、力量、应变的灵敏程度还是技巧经验，都远不足以应付猎物，在

出生的第一年，它们只能依靠长辈养育。虽然柯勒兄弟在失去照顾的状态下撑过了夏天和秋天，但它们却从来没有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狩猎。

兄弟俩能够活到现在，其实完全应该归功于一种非常不起眼的小动物——灰地鼠。

灰地鼠是雅利安最小的陆地动物，尖尖的嘴，尾巴极短，灰褐色的圆鼓鼓的身躯跟一片黄杨叶子差不多大。它们掘洞为家，吃地面上各种矮小植物的果实和嫩枝，渺小的身躯注定了它们处于雅利安巨大食物链的最底层。而它们的生命正如同体形一样，从生到死，不过两三个春秋。短暂的生命迫使着它们一生都忙碌不停：觅食、挖洞、交配、育子……在植物茂盛的夏季里，灰地鼠随处可见，随便扒开一堆落叶就能发现它们四散奔逃的身影。为了储备足够的食物过冬，灰地鼠几乎是不分昼夜地频繁活动。它们跑得并不快，数量又很多，甚至毫不费力就可以捉到。对于成年狼来说，灰地鼠不过是塞牙缝的点心，但对柯勒兄弟却是活命的口粮。走运的时候一天可以捉到七八只，靠着这些灰地鼠，它们得以维持生命到现在。

但是，随着天气日渐转冷，灰地鼠的活动也从地面转入了地下，它们已经扩充好了洞穴，备足了食物，今后的日子将以吃和睡为主，再用不着抛头露面了。捕捉变得越来越困难，在饥饿的驱使下，兄弟俩不得不将目

光放到了那些满山遍野乱蹦乱窜的雪兔身上。

秋季里草黄果香，雪兔终日饱食各种浆果，正是膘肥肉满的时候。但是雪兔反应快又狡猾，更绝妙的是它们的皮毛，能够四季不停地变换颜色，夏季里的雪兔是绚丽的五花色，近乎开满野花的草地；秋季雪兔则变成灰褐色，随便往枯叶灌木丛里一钻，足以令掠食者无法分辨；到了冬季，雪兔干脆变成纯白色，站在雪地里一动不动便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毫无经验的兄弟俩总是被它们耍得团团乱转，一次次地疲于奔波，却一无所获。挫败感和饥饿的双重折磨终于让泰米变得暴躁起来，它不再小心翼翼，贸然出击，结果失足坠崖，让兄弟俩的境遇雪上加霜。

柯勒突然停住了脚步。空气中出现了一丝让它兴奋的味道，腥膻中带着一点淡淡的甜味。它猛地抽了几下鼻子，毫无疑问，是一只雪兔，就在不久前从这里经过！心脏瞬间跳动加剧，撞得胸腔发疼，浑身的血液也一个劲地往头上冲，眼睛似乎一下子明亮了十倍，各种感官也变得更加清晰敏锐。它甚至感觉到自己干瘦的身子在轻微地颤抖，这不是由于饥饿，而是兴奋——猎手见到猎物时那种难以抑制的兴奋。

它拼命忍住内心的激动，把头压得低低的，鼻子贴近地面仔细搜索。不断落下的雪稀释了空气中的各种信息，地上的足迹也被越落越厚的积雪所掩盖，要想确定

雪兔的精确位置很不容易。柯勒在气味较为浓厚的地方停了下来，随着空气从鼻腔里不断地吸入和呼出，各式各样可疑的气味源源不断地被过滤下来，传入它的大脑。它筛选着，翻检着，搜索着……终于，它找到了正确的源头。柯勒毫不犹豫，朝那个方向一溜小跑撵过去。

事实没有让柯勒失望，果然越往前走气味越浓烈，在靠近一条浅沟时，柯勒再次停住脚步，这个时候，那双锐利的狼眼已经穿过树干的间隙，越过横七竖八的蓬乱灌木，准确地找到了那个蠕动着 的苍青色斑点。真是一只大雪兔，它还没来得及换好白色的冬装，身上残留着的苍青色斑点在洁白的雪地里分外显眼。

雪兔对逼近的危险毫无察觉，它正蹲在那里全神贯注地享受眼前的美味——带刺灌木上的紫色小果实。骤然的降温使得这些浆果越发香甜，引得雪兔闻风而来，它频频活动着三瓣唇，细碎的咀嚼声穿过寂静的晨色，清晰地传入柯勒的耳中。

柯勒不知道是这场雪帮了它的大忙。

雪兔是很喜欢偷懒讨巧的家伙，如果没有哺育儿女的负担，它们便很少储备食物，总是赶在大雪封门之前出来饱餐一顿，然后就躲回地洞里睡它个昏天黑地，既不担心掠食者，也不害怕外面的天寒地冻。

不过，偷懒往往也是丧命的根源。甜美的浆果产生了某种迷醉作用，让雪兔的感官敏锐性大大降低，它转动耳

朵的频率越来越慢。柯勒虽然不是个经验丰富的掠食者，但也看出了这是个好机会。背身对着它的雪兔，肥嘟嘟的屁股一翘一翘地颤动着，好像在挑逗柯勒的胃口。

柯勒吃过兔肉，它忘不了那味道是多么甜美。对食物的记忆复苏了，本能反应让柯勒的唾液如泉涌一样迫不及待地往外流。柯勒拼命吞咽着口水，更糟糕的是，干瘪成一团的胃也开始分泌消化液，烧得柯勒火辣辣地疼。

这一切煎熬柯勒都忍住了，它知道自己不能轻举妄动，即便没有父母的教导，一次次的失败也已给了它足够的教训：在树林里，必须跟猎物靠得足够近，近到不能再近，才有可能一击命中。否则，那些乱七八糟的树干、灌木、沟坎不但能让捕猎一无所获，更会付出伤痛的代价。

柯勒知道自己还不够近，必须再靠近一些。

它稳住神，在雪地里慢慢趴下来，饿得瘦瘦的腰塌下来，撅起屁股，屈着腿，把干瘪的肚皮贴紧地面，轻轻挪动四只白爪子，尖尖的胸骨无声无息地划开地上的积雪，滑水一样向前移动。这一刻，它尽量表现得沉着老练，像一个真正的猎手那样慢慢靠近猎物。

离得越近，暴露的危险就越大，哪怕一个最微小不经意的动作都可能让猎物从眼前消失掉。柯勒移动幅度非常小，踏出的每一步都很小心，先伸出一只脚爪，在地上轻轻试一试，确定脚下没有枯枝之类可能发出响声